

闻韶风

年是什么

◎闫传宝

年是什么
年是除夕夜晚那一堆篝火
照亮了苍天和大地
驱除了瘟神和妖魔
映红了黄发垂髫的一张张笑脸
闪耀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

年是什么
年是爷爷除夕早晨沏的那壶酩酊茶
双提系的茶壶放进壶里
厚厚的毛巾盖着只露出壶嘴儿
斟在盅里冒着袅袅的热气
满屋的清香顿时有了浓浓的年味

年是什么
年是奶奶的那坛酒枣
摆在盘里端上香案
虔诚地祭祭祭天还要祭灶
圆圆的亮亮的红红的艳艳的
丝丝的酒香伴着红火的年味飘

年是什么
年是父亲大年三十挑的那缸水
满满的清清的暖暖的亮亮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个风风雨雨
苦也罢了甜也罢累也罢困也罢
只有大年初一不再挑水扫地儿
满满的缸里溢出福来财到的年味

年是什么
年是母亲蒸的那一锅锅白馒头
还有枣卷年糕黄面豆包
年是除夕早晨喷香的那张翻身饼
是初一凌晨裹着枚铜钱的那盘水饺
鞭炮声中期盼来年
心想事成芝麻开花节节高

年是什么
年是哥哥部队寄来的慰问信
烫金的大字写着
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
年是弟弟学校发的奖状
又被评为三好学生学习目标

除夕的夜，总是弥漫着一种独特的韵味，那是团圆的喜悦与对新年的憧憬交织而成的氛围。而在我的记忆深处，最难以忘怀的，是父亲拉风箱的呼哒声。

作者单位:鑫怡广告

年是姐姐剪的窗花
红红的线条透着福字
春回大地五谷丰登

年是什么
年是身上花花绿绿的新衣
是顽童兜里红红的鞭炮
是姑娘头上艳艳的纸花
是爷爷新买的那顶毡帽
是家家门上那红红的春联
是大红灯笼挂在杆头摇啊摇

年是什么
年是儿时打的灯笼
竹篾的骨架塑料纸包的皮儿
年是糯米做的欢喜团子
香香的甜甜的黏黏的圆圆的
年是父亲烫的那壶老酒
热热的辣辣的香香的绵绵的
年是案上宰杀的年猪
白白的胖胖的肥肥的圆圆的
年是门上插的松叶柏枝
青青的香香的翠翠的鲜鲜的

年是什么
年是请来的列祖列宗
缭绕不断的香火引路
鸡鱼肉肺的牺牲供奉
五体投地的四个响头
焚香化纸的袅袅青烟
年是挂在墙上的家堂
与先人诉说今日的幸福安宁
祈求保佑家国兴旺安康

年是什么
年是桌上多摆的那副碗筷碟盘
浅浅的海峡隔断了回家的路
隔不断骨肉相连的亲情
年运的父母早已望穿双眼
待哺的子女也已老态龙钟
叶落何时归根
当年的热血青年
对岸的抗战老兵

当归当归
海面上吹来了强劲的风

年是什么
曾几何时
年是劳苦大众刻骨铭心的一道关
有多少白毛劳被逼上绝路
有多少白毛牛马不如
是谁砸烂了千年铁锁链
是谁带领我们改地换天
如今难关变成了吉祥和团圆
变成了十四亿华人的群众盛宴

年是什么
年是三百六十页的诗篇
最后一页圆满收笔
再翻开月份牌上新的一天
年是三百六十度的年轮
融合了完整一周
又孕育着新的一圈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十二生肖你来我往
六十甲子竹报平安
时不待我一马当先

年是什么
年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三百六十日与太阳同辉
九百六十万壮丽山河红透
五洲四海华人同庆
十四亿同胞齐唱国泰民安
年是五十六个民族载歌载舞
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期盼人民幸福安康万年
作者系区退休教师

除夕夜的呼哒声

◎肖华

和对来年的期盼。

母亲续水饺的动作麻利娴熟，透着岁月的沉淀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当饺子在锅中翻滚，那袅袅升起的热气，仿佛是幸福的云雾，弥漫温馨的整个院落。一声声的呼哒声中，我仿佛听到了岁月的流淌，听到了父亲辛勤劳作的故事，听到了家庭的温暖与坚韧。这声音，穿越了时光的隧道，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

饺子熟了，母亲会在院里摆上一个方桌当作供台，放一双碗筷，盛上饺子，先供天地，然后，一脸虔诚的缓缓跪下，一丝不苟的烧纸、磕头。这份郑重的履行和传承，承载了母亲所有的敬畏、感恩和憧憬。

转眼间，几十年的光阴匆匆而过，曾经的风箱已被岁月尘封，可它奏响的烟火乐章，还有灶前父母忙碌的身影，依旧是记忆里最温暖的底色。

父亲曾是家中最坚实的脊梁，为我们兄弟姊妹

妹扛起重担的风雨，如今，他那操劳的身影已化作记忆深处的幻影，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渐远。父亲用一生的时间与生活的艰辛较量，在奔波与坚韧中穿梭，当我们终于能为他遮风挡雨时，他却悄然退场，只留下无尽的思念。

迈进腊月门，忙中抽空，回老家看一看年迈的且已卧床的母亲，望着母亲浑浊的眼神，不知何故，耳畔总会不由自主地响起那熟悉的呼哒声。

除夕夜的呼哒声，是家的旋律，是爱的节奏，早已融入骨血，是岁月无法磨灭的珍贵回忆。

它伴随着我走过岁岁年年，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老家的温暖和力量。

作者单位:区文联

父亲的年画

◎张金凤

家务活，随后再去给父亲帮忙。我们也倒是乐此不疲地一起忙碌着。

盼望中放寒假了，我们姐弟几个都挣着抢着去帮父亲卖年画。我是老大，自然是我优先，用父亲的话说能帮忙看摊子、也能收钱、给人家找零钱，能帮不少忙，我心里当然也是乐滋滋的，因为中午父亲可以给我买点好吃的，比如羊肉包子、烤地瓜，这在当时可是奢侈品。

早早地赶到集市上，父亲开始按照预先定好的位置把年画摊开，集市上人了，这个来了选几张，那个来了选几张，我和父亲不慌不忙地照应着，人们嘴里嘟囔着过年了，屋里空落落的啥也没有，买几张年画回家添添新，在90年代这可是装扮屋的好饰品。不一会儿功夫集市上的人多起来，一窝蜂地拥上来了，挣着抢着选画、付钱。这个爷爷问伟人头像多少钱、那个大伯问山水画多少钱、有个老奶奶干脆坐在画上说这一摆我要了，还有一些声音格外大的婶婶大娘们为了选画吵吵起来，场面好不热闹。我和父亲忙得团团转，赶忙劝说，别着急，都有份，下集我还来，还有更好的新款，这才安定一下现场你争我抢的局面。一阵忙活过后，我和父亲满头大汗。

就这样，一连几个年集赶下来，父亲批发的年画都销售一空，到最后福字、对联一张不剩，为这弟弟妹妹还哭了一场，我们家屋里还没有呢，网上也没有，边哭边闹，父亲没办法，拿出红纸，找出毛笔、墨水，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个福字，弟弟妹妹也不哭了，高兴着去贴对联、福字……

从父亲的脸上、母亲的声音里我们听到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开始过年了！

如今30年过去了，父亲的年画在集市上几乎荡然无存，但我对年画的情怀却久久不能忘怀。如今我选择了广告行业，每到年底都能为客户量身定制企业所用的年历、台历、福字、对联……让年在记忆中久久回味，让爱延续，依然推销幸福的年画！

作者单位:鑫怡广告

济阳新春赋

◎王世峰

岁次乙巳，序属孟春。寒酥化而澄波暖，淑气动而济水新。值盛世之嘉时，承韶台之古韵。群贤毕至于闻韶台畔，少长咸集于黄河之滨。恭贺新元，共襄盛典。

观大济阳形胜，三齐旧邑。南枕岱宗之翠微，北通燕赵之通衢。黄河逶迤，涌千载之文脉；澄波激滟，映百代之弦歌。古柏含章，曾见孔子驻马；残碑留篆，犹闻秦琼试剑。通高铁而连海岱，起新城而纳云霞。此诚钟灵毓秀之地，亦为礼乐交融之乡也。

时维元朔，节庆方遒。八街九陌悬彩帜，万户千门换桃符。梅花雪著，暗香浮于堞石巷陌；爆竹雷鸣，喜气漫过曲堤回廊。灯笼蜿蜒似河汉垂地，狮舞翩跹若祥云出岫。稚子争攀糖画，翁媪笑指宫灯。更有鼓子秧歌，踏碎琉璃月色；山东快书，唤醒阡陌晨曦。百货骈阗，满目青州从

事，珍馐错列，盈街平原督邮。此皆新春之胜概，实乃人间之清欢。

至若文脉绵延，古今辉映。昔者孔子闻韶，三月忘肉味，雅乐犹萦台阁；今朝稚童诵读，九域传莺声，诗教再焕华章。书画院中，墨龙欲破宣纸去；黑陶馆里，玄玉暗含星斗光。非遗市集，鲁绣巧夺天工；文创园区，匠心暗合古意。此皆承千载之薪火，开时代之新声。

嗟乎！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然济阳逢春，恰如少壮。昔盐舟漕运之埠，今智能制造之城；旧日稻香棉白之乡，此时氢芯芯光之邑。看济北智造新城，银塔凌云接浩气；闻海映两岸园区，金声震宇动苍穹。政通人和，已具腾升之势；风正帆悬，正当破浪之时。

恭疏短引，敢竭鄙怀。一赋既成，四韵俱备：黄河冰破晓云开，古邑新妆迎岁来。闹罢台前飞瑞雪，澄波湖上映瑤台。秧歌舞醉三更月，高埠香融九陌埃。最是东风知我意，先催智造百花开。

作者系区商务发展促进中心退休干部

年的琐碎记忆

◎王天书

叫着“卖一酸楂一串一”，听到这声喊，小孩小孩一溜烟的跑了出来，围着那棵“山楂树”水泄不通，高高举起小手，不断的嚷着“我买一我买一”。尾(读乙)巴挨着眼的小屁孩被挤在最下边，哇哇的哭起来，嘴里还不停的喊着：“你们这些大坏蛋一大坏蛋一别挤我了！”孩子们能吃上一根糖葫芦，那是莫大的幸福。据说，糖葫芦起源于隋朝末期，明清以来在民间广为盛行，成为著名的传统小吃。《燕京岁时记》记载：冰糖葫芦，乃用竹签，贯以“山里红、海棠果、葡萄、麻山药、核桃仁、豆沙”等，蘸于冰糖，甜脆而凉。发展至今，取材更加多样，口感更香脆酥甜，回味无穷持久，成为少年儿童不可或缺的美食“大餐”，就连老人看到也会垂涎三尺。另有套着小驴车卖酱油醋的，卖米面的，卖馒头、卖江米粽子的。更有套着大马车卖粉皮粉条、香料点心、锅碗瓢盆、扫把盖垫、手套围脖、裤褂鞋帽的。能引起孩子们最大兴趣的是卖烟花爆竹的大马车，车辕里套着一匹高头大马，车上摆着十几箱爆竹及年货。孩子们也不害怕，前后左右都围满了人。这时大人们好像比较慷慨，掏出攒了很长时间的零花钱，给孩子买几样烟花爆竹。那个时候，都是小型的鞭炮为主，有二十头的、五十头的、一百头的、二百头的就算长挂了。其他五

百头上千头的，有危险，想买钱也不够。以上这些商贩的叫卖主要是靠着嗓子的喇叭，也有敲锣的、打大鼓的，个别还有吹喇叭的。到了八九十年代，这些叫卖声也逐渐实现了“电器化”，就被“小喇叭、大喇叭”取而代之。就连春夏“卖一毛一鸡一”的美妙音韵，也用上自动扩音器了。可惜的是，从前那些各种吆喝声汇成的，具有特殊节奏的、老百姓爱听的、也是听得最多的、抑扬顿挫的华美乐曲，再也听不到了。

到了年三十，家家户户贴春联、贴福字，贴门神、挂灯笼，请老的、摆贡品，大门门口坎子下放一根棍(林秸杆)，把邪魔歪祟挡在门外。正式年关进入了倒计时，大人小孩都在家，不得乱动胡同。特别到了晚上，说话不能大声，守岁、听年兽的到来。老人们在灶火里拉风箱、下水饺，忙上忙下。时辰一到，方可放爆竹、敬天地、祭老、吃饺子、过大年。还真的有孩子，鞭炮放完了没有过瘾，就拿一个锅盖用小木棍儿“霹雳啪啦”打起来，这爆竹声确实能够以假乱真，直至过瘾为止，差点把锅盖(用高粱穗杆做成的)打碎。初一在本村拜年，传说谁起的快、拜年早，谁就先得到福气。所以，年轻人就会及早出门，先拜本家长辈，再拜东邻西舍、而后拜母亲的长辈。老辈人坐在八仙

年年岁岁换旧符，岁岁年年迎新春。过年盼的就是新时光、新气象、新情怀、新愿望，还有新的衣裳，一切都随着春节的到来辞旧迎新了。在人们畅享着春风沐雨的同时，充分体味着年味的欣喜，年的馈赠、年的亲情、年的爆竹声声和锣鼓喧天。早些年，总喜欢跟着高跷队的鼓点及队伍行进着、拥挤着、看热闹，大街小巷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以往的“年味”又隐隐回忆在脑海中，趁着年闲唠唠唠、数数数家珍。

在农村，一进腊月，串乡的买卖人就行动起来，到了腊月二十更是马不停蹄。他们串街走巷、跑乡镇、进县城。有的还到省城或更远的地方去购进新鲜的年货。有推着车子卖豆腐的，长方形的豆腐盒子，推车篓子的两边各摆着二三层，一上午就能卖完。老远就会听到“梆一梆一”声，还会不停的喊一声：“卖一豆腐喽——”。还有卖香油果子的(油条)，那高亢的“卖一香油一果子喽——”的声音不绝于耳。卖烧饼的老头很是卖力，不停的叫喊“卖烧饼一卖烧饼啦——”。卖香油的骑得是自行车，后架箩筐的左右两边各装一铁桶香油，前筐子里放着小秤及砣，还有几小罐麻汁。车把上挂着一个铜铃铛，卖油翁不时的拿一个小铜锤敲在上面，发出“叮一当一”非常悦耳的声响。那时香油非常稀罕，过个年打上两半斤的就不很赖。豆油、果油(花生油)还是要多准备一点。再就是卖针头线脑的，黄包车手一拿一个拨浪鼓，不停的转动几下，便会发出“咚咚咚”的响声，老太太们听到这悦耳的声响，就急忙从家里往外跑，生怕跑慢了，人家走了，买不到过年需要的针头线线，因为她们裹着“三寸金莲”的小脚跑不快。卖糖葫芦的高声

名称谐音美好”的面食、水果、肉食等，鸡鱼肉肘、四干四鲜(瓜子糖果点心类)皆可食用。像苹果、橙子、火龙果、豆腐、芹菜、香蕉、发面馒头、枣花大馍、黄河鲤鱼等，都能上得厅堂，大有用武之地。“鲤鱼跳龙门”就是一道大富贵的美味佳肴。不雅的就不能用，如：柿子(软柿子)、苦瓜(吃苦)、鸭子(压子)等，坚决不能用。各家各户，忙忙忙后，一心欢喜准备过年。腊月二十至腊月三十，人们三五一伙、七八一团，来到十字大街，看烟花、放鞭炮，“最热烈的年味”就在这里上演。三十晚上十二点即正月初一零点时分，家家户户在自家门前或院子里点烟花、放爆竹，连绵不断。在城里五百到一千头的鞭炮响个不停，比起农村来就火爆的多、热闹得多。单位门口也挂起灯笼，燃放几千头的鞭炮，二起脚升上天空爆的格外响亮。到了初一，人们和农村一样，走门串户，拜年问好。就这样随着人们的走动，十里八乡的人们、特别是少年儿童们，聚集到集镇上、县城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观看欣赏着平时根本见不到的灯会、猜谜语、舞狮子、懒老婆嫁闺女等传统节目。还到剧院里看大戏，济阳河北梆子剧团名气很大，演出精彩。当年有一个艺名叫“小丫”的演员就演的出神入化，非常经典(后来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吃完元宵、闹完元宵节，过了正月十五，年味才慢慢的淡了下去。

时光荏苒，过往流逝。那些过年的礼仪规矩，都是祈求幸福祥和、顺遂安康的纯朴愿望，那些“年味”在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了美好的记忆。

作者单位:天书传媒